

丹顶鹤

刊头题字:吴洪春

重生之路

身处困境中的人遇上一个好人,是幸运;
一直遇到好人,那就是城市有爱的光芒。
致敬眼中有光心中有爱的人们,致敬有温度有情怀的厚德之城。
——题记

2022年8月4日,农历七月初七,空气里弥漫着浓浓的爱意。满身疤痕肢体残疾步履蹒跚的汪品华,特地从安徽省黄山市祁门县赶到盐城市区,看望他日夜思念的恩人。

1993年出生的汪品华,曾经是一名帅气的武警边防战士,2013年10月中旬因公负伤,命悬一线,危在旦夕。经历了争分夺秒刻不容缓的抢救,经受了旷日持久常人难以想象的伤痛折磨,闯过休克、感染、呼吸困难、其他并发症等致命关口,随着躯体逐步康复,内心世界重新构建,汪品华奇迹般活下来了。

重生之路,坎坷曲折,又洒满阳光。在盐城,一个个原本素不相识的人,走进他的生活,帮助他度过生命的至暗时刻,结下了超越血缘的亲情。

一个年轻生命的重新绽放,展示出一座厚德之城的温度和情怀。

(一)

2013年10月12日中午,在执行任务过程中,20岁的边防战士汪品华被严重烧伤。

烧伤面积93%，“除了脚底板，全身上下，没有一处是好的。”当年参与救治汪品华的医护人员说，伤者全身都被烧黑了，看了让人揪心。

从盐城转至上海瑞金医院，抢救了一个多月，汪品华才渐渐苏醒。

或许，昏迷也是对生命垂危者的一种保护，昏迷中的汪品华“感觉不到痛”，他苏醒之后，常常被剧痛折磨，重新陷入昏迷。

汪品华体无完肤，有的部位甚至伤及肌肉组织，他睡的是特制治疗床，全身裹着浸了药的纱布，不时渗出血水和脓水，散发着臭味。

每天都需要清理创面、更换纱布，每次揭纱布都会扯下一些腐肉。

由于汪品华的身体不能触碰，每次从重症监护室病床转移到手术室，都只能用床单兜着，几个人拽着角抬。那段时间，汪品华经常“出入”手术室，最多的一个月，做13次手术。

嘴不能张，不能进食，只能靠鼻饲管输入一点流质。

双手被烧变了形，右手手指粘连在一起，无法弯曲、伸展。做手指矫正时，右手共打入近百根钢钉，进行指骨、掌骨固定。

全身上下没有一处好皮肤，为了植皮，医生得在他头皮内置放扩张器，然后将新长的皮肤移植到身体其他部位。

没完没了的手术，撕心裂肺的疼痛，看不到尽头的治疗，发生在儿子身上的一切，让陪伴的父母身心俱疲。在一个深夜，汪品华忧心忡忡的母亲在上海租住处寻了短见。

仿佛世界上所有的伤痛，一下子都降临到这个20岁小伙子身上。

治疗过程艰难曲折。植皮，失败，再植皮，一次次皮开肉绽，痛彻肺腑；手指矫正，一次失败，两次失败，一根根钉子钉了拔，拔了钉……

炼狱般的治疗，漫长，望不到头，掺杂了太多血水、脓水、汗水和泪水；那份痛，已难以用语言表达。

多少次，汪品华痛得难以忍受，他用含糊的语音哀求，“让我去吧！我实在受不了了……”

伤痛，刻骨铭心。汪品华在生与死、坚持与退缩、希望与绝望之间反复徘徊，然而他内心有一个声音，逐步坚定了对生的渴望，“世上还有这么多关心我的人，希望我恢复得更好，我不能让他们失望，更不能让我妈妈的在天之灵失望”。

今天的汪品华，虽然已经没有生命危险，但身体部分肌肤仍很脆弱，稍不留神就会破裂开来，有些新植皮肤没有毛孔，容易出现脓包。

“汪品华能活下来，真是一个奇迹！”每一个熟悉了解他的人都会这么感叹。

汪品华受伤后，父亲始终陪伴左右，边防部队、地方政府不惜一切代价组织救治，医护人员倾心尽力抢救生命，许多萍水相逢的人纷纷送上祝福……还有吉廷艳、蒋洁等人的努力，共同托举起一个生命的奇迹。

(二)

吉廷艳在医院做护工，因为做事认真负责，在“圈子里”小有名气。

有人找到她，“有个烧伤病人要护理，做吗？”

吉廷艳有点犹豫，她没护理过烧伤病人，但知道这种护理很辛苦。

进入无菌病房，看到汪品华的第一眼，吉廷艳的心几乎碎了，这哪里还像个人啊，只有不停流淌的血水脓水，还能证明这是一个活人。

汪品华和吉廷艳的二儿子年龄一样大。听了汪品华的经历，想到正读大学的儿子，她对眼前这个年轻人疼不已，接下了这个“苦差事”。

此后的日子，吉廷艳和汪品华几乎形影不离。深夜，困了，她就在汪品华床边躺会，难得睡个囫圇觉，汪品华稍有动静，她就起来照应。



帮汪品华换药时，尽管戴着口罩，但伤口散发的阵阵异味，仍然刺鼻。

时间久了，再看到脓水，吉廷艳心中就会高兴。她发现，汪品华伤口先有瘀血，然后流脓，把脓挤了，好肉从内往外长，这处伤口很快就会痊愈。

母亲去世后，汪品华时常睡不着觉，嘴里发出“呜呜”的痛苦呻吟。吉廷艳知道这孩子心里苦，想了很多法子安抚，不管用。后来，她把他的手放在自己胸前，让他感知她的心跳。汪品华终于平静下来，安然入睡。

从盐城到上海，从上海到盐城，包括期间去太原做矫正治疗，吉廷艳一直是汪品华的专职护工。几个月后，汪品华的伤势有所好转，部队帮他们在医院附近租了一处房子，边治疗边做康复训练。

照顾汪品华的第一个春节，吉廷艳是陪伴他在医院一起过的。那年除夕，吉廷艳只回家待了个把小时，就匆匆赶回病房。

隔个院墙就是吉廷艳住的小区。有时，吉廷艳回家吃午饭，汪品华的父亲会挽留，“就在这吃吧，你在这里，我才安心。”

老汪一直把吉廷艳当作全家的恩人，而吉廷艳则将汪父视为兄弟。

汪品华不肯吃饭，她接着哄着，一口一口喂。汪品华吃水果，她切得细细碎碎的，用汤勺喂他一口，自己吃一口。

有人问，“你不嫌他脏啊！”“我要是嫌他，他就不肯吃了。”

由于伤情严重，汪品华解大便特别困难，有时从晚上十点一直到次日凌晨三四点才能完成，吉廷艳就帮他一点一点处理，从不嫌麻烦。

“我有两个儿子，就把他当作我家三儿子。”吉廷艳说。

2015年和2016年除夕，汪品华都是在吉廷艳家吃的年夜饭。

除夕当天，吉廷艳大儿子开车把汪品华接过来，全家人围在一起吃年夜饭。大儿媳还给汪品华压岁钱，汪品华特别开心。

一家人有时会带汪品华出去玩，邻居会问，“这是谁啊？”

“这是我小三子。”吉廷艳响亮地回答。

从昏迷，到苏醒，到缓缓起身，到双脚可以落地，到搀扶着艰难地挪动脚步，3年多时间里，吉廷艳陪着汪品华，一步步走过死亡线。

回忆起那段艰难的日子，汪品华深情地说，“吉阿姨细心的照顾让我感受到人间温暖，她的照顾帮助我战胜了伤痛，我要自食其力不给社会添麻烦，我也要把更多的温暖带给别人。”

(三)

蒋洁，盐城工学院老师、盐城市心理健康服务协会理事长，一名优秀心理咨询师，边防部队慕名找到她时，她开始也有犹豫，没有立即答应。

这样的烧伤病人，她以前没有接触过。家人亲友也不建议她接这个咨询。

后来，听说汪品华母亲自杀的消息，蒋洁非常震惊。她不再犹豫，决心要尽自己所能，帮助小汪，助他走出人生低谷。

第一次见到汪品华时，他全身还被床单蒙着，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。当时汪品华正要被抬离病床，抬床单差一个人，护士招呼旁边的蒋洁，“来，帮忙搭把手。”

护士以为蒋洁是来看望的亲友。就这样，蒋洁猝不及防地直面汪品华。尽管早有心理准备，但眼前的一切，还是让她感到震惊。

心理咨询开展得异常艰难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汪品华不肯说话。

在汪品华病床旁，蒋洁弓着身子，尽可能靠近他交流。结束后，离开病房，蒋洁抱着垃圾桶一阵呕吐，病房里异味熏人，咨询过程中，她一直强忍着。

一次，两次，三次，渐渐地，汪品华对蒋洁敞开了心扉。

蒋洁给他讲述了许多励志故事，告诉他，人世间每个生命都有自己的精彩。

蒋洁问汪品华最大的愿望是什么，他回答，“娶媳妇生娃。”

蒋洁采用催眠的方式帮他做康复训练。“汪品华，现在我们想象一下，有一个比赛，前面有一个美丽的女孩子，你们几个男生骑车追赶。谁骑得最快，她就可能答应做谁的女朋友。”

汪品华愉快地答应，随着蒋洁一声“开始”，汪品华憋足了劲，全身心投入做

骑车状。蒋洁提示，“前面有桥，注意爬坡。”汪品华暗中使劲，呼吸急促起来。

赢了！汪品华抢先到目的地。“女朋友漂亮吗？”“漂亮。”回音微弱，却欢快。

此后，这样的“骑车训练”每天进行。一个月后，汪品华的精神状态有了明显变化。

蒋洁把汪品华比作人人喜欢的“外星人”。有一天，她提议，“可爱的外星人，咱们合个影吧？”汪品华愉快地答应了。



那是他受伤后头一次看到自己的脸。尽管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，但看到照片中自己面目全非的外貌，他仍然惊恐万分。

此前，蒋洁多次对汪品华做心理疏导，告诉他，人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你的外貌，更多的是对你精神境界的敬重，帮助他面对现实，接纳自己。

汪品华能下地行走后，蒋洁会有意识地带着他出去散步，专往人多的地方走。几乎每个看见汪品华的人都会回头再望一眼。

“大家都回头望你，你有什么感觉？”

“感觉很不错。”汪品华补充了一句，“我比大明星还厉害呢，因为我的回头率是百分百。”

蒋洁经常带他去宝龙广场吃他爱吃的东南亚菜。进入饭店，看到汪品华，其他顾客纷纷避让。

服务员报告老板，老板过来了解情况。

蒋洁介绍，“他是一名边防战士，因公受重伤，立过二等功。”一听这话，老板二话没说，立即安排了一个不受干扰的桌子，同时跟蒋洁打招呼，“以后再过来吃，提前打电话说一声，帮你们留桌。”

(四)

汪品华退伍回到安徽祁门老家，在继续康复治疗的同时，坚持读书学习，热心公益活动，生活过得坚毅而充实。

他常用微信给蒋洁发来自己写的书法、唱的歌，蒋洁收到都会点赞并经常发红包奖励。

2018年，蒋洁接手对因病致贫的建档立卡户邹彬（化名）的咨询，这是一个几年前掉进危化品池重度致残的青年人。

几年来，邹彬每天蜷缩在床上玩手机游戏。不管是村干部还是志愿者去看望他，他都是不理不睬。蒋洁开始跟他说话，他也沉默以对。

蒋洁去了三次。第三次，邹彬开口了，“蒋老师，我知道您是为了我好，希望我能走出来，但是您知道吗，我是父母唯一的儿子，然而我却让父母绝后了，我活着只是因为父母还在。您是无法理解我这样的人活着的痛苦……”

面对封闭的邹彬，蒋洁很心疼。是呀，“站着说话腰疼”，她能理解眼前这孩子的心情。

经过思考，蒋洁给汪品华打电话，“品华，有一个和你差不多大的小伙子，他因掉进危化品池造成一级伤残，一直意志消

沉，你愿意跟他聊聊吗？”

电话那头的汪品华听了，毫不犹豫地说了，“蒋老师，我过去一趟。”

第二天凌晨4点多，汪品华在父亲陪同下，从老家坐三轮车赶往县城，从县城坐火车到南京，从南京转大巴车来到盐城。

当晚8点多，坐了16个小时车，一身疲惫、“哪都疼”的汪品华出现在蒋洁面前。因为皮肤严重烧伤后没有弹性，长途跋涉使得汪品华身体好几个部位开裂出血。

汪品华出现在邹彬面前时，邹彬震惊了。这个世界上，原来自己并不是最不幸的人。

汪品华给他看自己的一级伤残证，和邹彬长谈，讲自己的故事，谈现在的生活和自己的梦想，给邹彬看身上尚未愈合的伤口……

邹彬的心扉渐渐打开了。

走出封闭内心的邹彬，开始崭新的人生。

和邹彬的交流，让汪品华感受到了自己的价值。一个人活着，要像吉阿姨、蒋老师那样给人以帮助，那才是有意义的人生啊。

“蒋老师，您不仅让我走出了心理阴影，活出了自己，还让我有了反哺社会的机会。”他对蒋洁说。

蒋洁所在的社会组织，会举办一些面向年轻人的公益活动，汪品华热情参与，现身说法，讲述励志故事，给困惑中的年轻人以启迪。

每次，汪品华一现身，台下就安静下来。

“我不能让我爱我、关心我的人失望，我又重拾信心，做了一次又一次手术，做手术只是恢复的一部分，锻炼必不可少，刚开始我对锻炼并没有信心，当看到蒋老师发给我的那些视频，有的是失去用手写字的，也有失去腿用两只手走路的，我也开始用左手练习写字，练习走上台阶，别人上个台阶轻轻松松，而我却要用尽全身力气，我也怕苦，也怕累，可我不能放弃，我曾是一名军人，有不轻言失败的钢铁般意志……”

励志的语句，从汪品华的嘴里说出来，年轻人常常只有一个反应：服。

对于许多人来说，站在面前的汪品华，顽强活着的汪品华，努力向上的汪品华，就是最好的人生榜样。

汪品华顽强自学社工师课程，一次性通过了考试。他说，希望有更多机会，用自己的经历，给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以力量。



喜欢唱歌的汪品华，歌声里充满了冲破人生艰难险阻的激情，他最喜欢、唱得最多的是那首《怒放的生命》：

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，曾经多少次折断过翅膀，如今我已不再感到彷徨，我想超越这平凡的身躯，我想要怒放的生命——

这是歌声，也是呐喊；是生命的回响，也是未来的召唤。

陆应镜 江汉超